

莊子翼卷之六

庚桑楚第二十三

纓二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妻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一作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

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

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

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

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一作道已行矣吾

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於賢人之間我其杓的標之人邪吾是以不

釋於老聃之言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執掌自

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

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

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

故不欲為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

體而鯢鱖為之制步似之邱陵巨獸無所隱

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

利自古克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

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

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

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

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

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

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

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嬰身於利祿則粗

而淺曾魚鱉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

亂耳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

之無所治為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

待其所尚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

偽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無

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

而致斯弊也

南榮越壽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

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

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

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

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

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關矣而

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

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畫矣曰奔蜂不能化蠶

蠋越難不能伏鵠卵魯難固能夾雞之與

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

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效也

辟未有開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耳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

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

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隄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郭註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鞮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者不可繆而捉

將外捷外內鞮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

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益不嗶反於適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瞶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捷關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鞮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鞮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偏鞮

猶不可况外內俱鞮乎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

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無追故迹也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儵然無停迹也侗然無節礙也

嗑不嗶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掬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瞶任目之自

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為縱體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

筆乘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即自

知者明自勝者強也儵然即泥今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渾今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舍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倘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禍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越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

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越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為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

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入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

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

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庚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

樂二

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憐於志鏤卸為下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靈

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為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於名遊

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已以為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為安窮謂終始也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

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况能有親乎故盡
是他人志之所撻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
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
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變二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
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
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
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
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
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
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

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
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
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
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

也歛然自生非有本歛然自死非有根言
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竅以出之
字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
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
皆歛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

變

九

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
之門也死生出入歛然自爾未有為之者
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
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
無為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
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
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
為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
無則有自歛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
而不生生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
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反若羔孰知有無死

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
生賊聞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臘皮該該可散
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
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
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
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
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為喪喪其散而之乎取也死為反還
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
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
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胃中故謂之公
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

變

十

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賊直聚氣也
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
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
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臘
該該物各有用偃謂屏廁也寢廟則以饗

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
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
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
無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為師所
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

也果有名實者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質
主也物各謂已足以為是非之主人皆
謂已足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真脫也知愚
名辱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玄古之人
無是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也

○同共是其所同是蚺與鸞鳩無異矣

○張效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
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
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屏金徹志之勃解心
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

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
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胃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
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

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
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
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張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之兄則言嫗
詡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怨素足也

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謝
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
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譬
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
金玉者小信之質耳大信則除矣故至信

○辟金盪動也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
為非有為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
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
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得已而動則為強
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

反名得其實則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良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
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弄弄必得之

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
胞危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侈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謂習不餽愧一作而忘人忘人因

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
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
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
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
也有心為之人也工於天即俚於人矣謂
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
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
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

逃將安在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
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懷故侈而棄之
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謂不餽而忘
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人之情則自然
為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

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不為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圭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百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夫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我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

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

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是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擊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媯以鍾鼓耳故慈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

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之則忘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質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采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耳以為短君獨

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夫奸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鏑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

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無極若苦

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奸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矣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與競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

可得乎從無為為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為仁義民將以偽繼之未肯為真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

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乎也無以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為

善則雖尅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駮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_茂病有長

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

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為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

入息也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攬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

今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為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矣。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凌誣_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_潮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責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

夫。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

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

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

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覺鼎而夏造冰夫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六

六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東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直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鉞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羅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

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用則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躄子於異國使闔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夫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躄闔者言俱寄

三

九

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郭註運斤成風瞑目怒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隕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郭註上志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

也二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子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葉而走逃於深秦有一狙焉委蛇攫撮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郭註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親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郭註賀其得賢也田禾一親齊國三賀謂我

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知實之所由喪也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

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道日加悲不為

仲尼之楚楚王賜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矣

郭註古人飲酒於此率以言陳善納誨曰古

見夫子非今人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

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東羽而卸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

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

所一

郭註二子皆能為無為之為何待吾言凡鳥

喙長者多不能言夫子之言止此彼二子

此夫子一自然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者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各若儒墨而函矣

郭註先天太朴一而不分失道而後德既非

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辨亦不能舉以示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益實

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物不以善吹為良

人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

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

莫求為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

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

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

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

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

終其身子

郭註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

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

○ 蔡素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蔡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釋二

三

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

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鬻之於齊適當

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一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微故知其天命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則之則易售也

鬻闕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

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傭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

釋三

孟

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蠶是也擇疏虢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權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開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權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郭註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既行將

偽以為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偽矣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

非有通變貌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王皆皆系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服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

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勢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筆兼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以心復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

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言物之萬變也心與耳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為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雁雍也豕零也是時

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週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

河以為未始其攬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聽於聰也殆心之於物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落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

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

時則無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

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而在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

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自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信解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

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潔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翹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大一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頤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

不可相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揭揭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

宜彼其記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速也。故曰待公閱休。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畫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

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暍之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與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苦也。樂物保已。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網繆。周畫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

郭註達綢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

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

聖

元

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己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

無己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能久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繆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玄衆聞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

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沍况域其合之也

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畫虛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聖

聖

郭註得舊猶暢然况得性乎緝合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也衆之所習雖危猶聞况聖人無危乎再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為者何不試

舍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

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

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死我則無內外也

魏瑩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尺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之

主

主

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友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喙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非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人迹所及為通達謂

四海之內也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

主

主

自悼所爭者細也辟猶一吷言曾不足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穰穰也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

隱者譬無水而沉也著明也何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馬勿滅裂音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

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萑九葦蕭葭始萌以扶吾形

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

熱洩膏是也

郭註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也變齊

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眾

為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患萑葦害

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

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

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舊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

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舊謂自此以下事大舊既有則

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

變

辱而歧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歧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

責也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誰責言當責上也

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

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

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

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特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

變

手六

公也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十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柳馬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作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鮪

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瞶言不憑其子靈公

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

雙

三

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如大澤百村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

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殊職自有其才故任

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也於此為展於彼或宜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如大澤無棄材也觀乎太山合異以為同也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守之曰道所謂

雙

三

道可道也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以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門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死生非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

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

謂極於自爾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為接子曰道或使或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

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名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

自爾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為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為

大方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

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該於是乎有雷有霆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隔而無所逃墮陳蟬悖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啓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隕頽然而

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雷電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

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闢也慰啓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黠則多累小而明

則知分也唯潰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馬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于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豈不如早索於枯魚之肆

郭註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為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鎔陷沒而下驚揚而奮擊

曰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浙河以東蒼

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荃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劫迫趣灌

瀆守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

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

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

適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厭其顛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

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迹不足
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脩上而趨從下未僕而後耳視若營四

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

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

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

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

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

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僕視之儻然

似營他人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

為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設

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

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

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蹇而皆

自有略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歡者無惠

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
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也
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
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
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幸

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

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劍龜

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

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

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跛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緩二

聖五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

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駝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且以 幸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駝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

緩二

聖五

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學也故曰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

而不止則珍切女展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關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緩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

溢乎暴謀稽乎謚賢知出乎爭狀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鐸標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

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實者無情任天實乃開也闕空曠也天遊遊不係也勃緩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奇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暴則名美於德也謚急也謀稽乎謚者急而後考其

聖

聖六

謀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狀塞也官事果乎衆宜者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銚鐸脩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靜然可以補病昔媿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駭天下神人未嘗過
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

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郭註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
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
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
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筆乘皆媿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
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
不知昔媿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
以手按目四眚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
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昔披

媿皺紋可以沐浴老容

演踐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
毀而死者半兇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
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
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徙狄因以踏赴河

郭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

波蕩傷性遂至於踏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莊子翼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莊子翼卷之七

寓言第二十七

櫻三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
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皆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